

4.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唐·韓愈)

當我讀完了冰凌的《無花果》的結尾,我卻覺得這似是另一篇小說的起筆。我明白,雖然我讀出了故事的梗概,但我卻依然沒有看到故事的謎底。揭開這個謎底,也許就要去讀完冰凌的一生。

當然,便要從這一篇《無花果》開始。
《無花果》幾易其稿,直至冰凌插隊回城後才最終定稿。那是他對文學的熱戀,卻無處發表。冰凌先後投寄給了三十二家報刊,均是泥牛入海無消息。這也正如明代大畫家文徵明《故園》里的詩中所言:“梅花未消息”。

年年春雪消時候。一縷柔情能斷否?關於梅花和春的消息,歷代的詩人們一直都在說來說去。

宋代的晏殊說:梅花漏泄春消息;釋延壽說:漏春消息早梅香;釋德光說:嶺梅漏泄春消息;周紫芝說:梅花消息未闌珊。

元代的張翥說:梅花枉報春消息。
明代的朱元璋說:梅花預報春消息;朱樸說:梅花未漏春消息;夏言說:梅花漏卻春消息;倫以諒說:梅花折得春消息;傅敏功說:梅花已報春消息;黃公輔說:梅花獨領春消息。

清代的金逸說:探春消息問梅花。
將近十年了,冰凌寫出了一百多萬字的小說,卻還沒有等來報刊社傳來的春消息,只收到了三百多封退稿信,拆開之後都是一紙冷霜。

可是,冰凌還是在不停地寫。一天,他的筆下出現了又一個陌生的年輕人,胸有大志,腹有詩書,早早給自己起了一大堆筆名:寫長篇小說用“魯靜”,寫散文用“牧子”,寫詩用“柳葉飄”,寫文藝專論用“魯肅公”,……又買來二十本稿紙,準備寫長篇歷史小說《耻與恨》。

只是,年輕人拖了一年又一年,卻總有各種各樣的理由下不了筆:天氣冷啊,天氣熱啊,家里吵啊,談戀愛啊,結婚生子啊,兒子鬧啊,最後,又要等到孩子十歲以後再動筆啊……

此君言必稱“莎士比亞”,故而時人稱他“莎士比亞”,這篇小說的標題便也是《“莎士比亞”》。

寫這篇小說,既是冰凌冷眼觀萬象的一瞥,又似乎是他的自省和自勵。在寫作的路途上,他絕不灰心,絕不懈怠,絕不託詞,絕不放棄。分明是,溪邊小立苦待月,月知人意偏遲出;卻又見,溪回谷轉愁無路,忽有梅花一兩枝。

其實,“冰凌”這樣一個筆名,本就意味着堅韌,堅定,堅強,堅持,或是引典于東漢文學家張衡《東京賦》里的一句名言:

堅冰作于履霜,尋木起于蘗栽。
此言似可譯為:堅冰由鞋履下的霜露凝結而成,高木由新鑽出的樹芽生長而成。冰凌的“冰”字可以有多解,如冰之清,冰之潔,冰之寒,冰之凝;而我卻首取其精要之意:冰之堅。

在冰凌的筆下,《“莎士比亞”》就是一面鏡子,既觀照別人,也反觀自己。那些年,雖然冰凌的創作一再受挫,但是,挫折磨礪了他的堅忍性格,也促使他深入地思考寫作之道。繼而,冰凌更加執着了,也更加沉着了,未負幽棲志,下筆如有神。

《“莎士比亞”》是一篇典型的幽默小說,通篇儘是落筆成趣的金句。冰凌幽默了一生,也幽默地寫了一生。他的“冰氏幽默”,既融匯在他為文的小說里,又體現在他為人的性情中,竟成就了他特立獨行的文學風格和人生風采。

幽默本是男人極品的天賦,更是冰凌筆下隨性揮灑的風雅、風神、風範和風度。漸漸地,在幽默的世界里,從自在到自覺,從自然到自由,冰凌已出神入化,曲盡幽微。而這一篇《“莎士比亞”》,其實就是冰凌幽默文學的真正覺醒和啓程。

一卷離騷一卷經,十年心事十年燈。冰凌苦心孤詣,寫作了十年。忽見梅花開一枝,終於傳來春消息——《北京文學》將刊載《“莎士比亞”》,這自然讓冰凌喜不自禁。古人們寫了那么多冬去春來的梅花詩,還是朱元璋一語最為應時和貼切:梅花預報春消息。



1998年,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在紐約一碟鹽飯店舉行記者招待會。冰凌主持記者招待會,邀請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家代表團團長、當代文豪蔣子龍先生介紹中國文學事業發展的偉大成就。



冰凌的無花果(一續)

方鳴

1998年,在中國作家向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舉行的贈書儀式上,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家代表團團長、當代文豪蔣子龍先生發表演講。



1998年,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在紐約一碟鹽飯店舉行記者招待會和歡迎宴會,冰凌主持歡迎宴會,邀請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家代表團團長、當代文豪蔣子龍先生發表演講。



1998年11月,在美國康州麥迪遜的美國“中國作家之家”客廳,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當代文豪蔣子龍先生(左)、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常務副會長沈世光先生(右)、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會長冰凌先生在聊天。(攝影:凌文璧)



2018年11月,在中國溫州洞頭“國際作家之家”客廳,中國作家協會榮譽副主席、當代文豪蔣子龍先生(左)、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常務副會長沈世光先生(右)、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會長冰凌先生在聊天。(攝影:凌文璧)

但我仍然是難以一語說盡冰凌幽默的秘密。沉潛了十年之後,冰凌是如何寫出了他的幽默小說的處女作? 又是如何最終成為一個幽默文學大師?無邊的風月之下,他的無花果,不開花,只結果,卻是清香風滿枝。

我認識的冰凌,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一半是激情,一半是深沉。他為人熱忱,真誠,坦蕩,平和,卻從不見他的幽默流于外,也不見他的機巧工於心。如果不看他的文字,你甚至只能感受他的粗枝大葉,但是,在文字里,他卻實實在在是個風雅的幽默家,水閣幽奇,九曲流觴。

冰凌的幽默,並不是他的一件文學外套。在他的創作里,幽默從來不是語言的粉飾,不是文字的花邊,像詩歌一樣,如同千百年來人們所傳誦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詩情一樣,幽默就是文學本身,幽默是一顆歷盡滄桑又四海悠游,看破塵事而風神恣肆的文學心。

那些年,冰凌直視中國的作家群。冰凌先讀魯迅,後讀林語堂。魯迅是幽默而諷刺,諷刺而戰鬥;林語堂是幽默而閑適,閑適而性靈。魯迅和林語堂在文壇上初為同道,又終成陌路;其即其離,又貌離神合。然而,不管是要好的朋友也好,還是生變的對手也罷,他們的離合之迹都與幽默相系。

現代的“幽默”一詞源于英文 humour。1906年,王國維在《屈子文學之精神》中講到 humour,並音譯其為“歐穆亞”。1924年5月,林語堂發表《徵譯散文並提倡“幽默”》,首次把英文 humour 譯成“幽默”。

林語堂說,幽默是“心靈的光輝與智慧的豐富”。他一生提倡的就三件事:幽默,閑適,性靈。他說過:“人生在世,還不是有時笑笑人家,有時給人家笑笑。”林語堂更有一句警世箴言,令冰凌奉為圭臬:

沒有幽默滋潤的國民,其文化必日趨虛偽,生活必日趨欺詐,思想必日趨迂腐,文學必日趨

乾枯,而人的心靈必日趨頑固。

魯迅也早在二十年代就譯介過日本鶴見祐輔的《說幽默》,三十年代又寫了《從諷刺到幽默》《從幽默到正經》。魯迅筆下的那些幽默文字,俯拾即是。

但是,魯迅與林語堂不同,他反對把幽默作為“撫慰和麻痹”的“小擺設”,他的幽默里夾帶着辛辣的諷刺,那是他的匕首和投槍,他要去戰鬥:

“幽默”既非國產,中國人也不是長于“幽默”的人民,而現在又實在是難以幽默的時候。於是雖幽默也就免不了改變樣子了,非傾于對社會的諷刺,即墮入傳統的“說笑話”和“討便宜”。

魯迅與林語堂以幽默相擊,撞出了思想的火花,智慧的光芒;又以幽默相惜,布下了一盤令世人驚嘆又難以全解的幽默迷局,也令冰凌沉浸其中,飄然無處不堪游。

魯迅寫《論“他媽的”》,林語堂偏寫《生活的藝術》;魯迅要“痛打落水狗”,林語堂偏“勿打落水狗”;林語堂要辦《論語》雜誌,主推幽默文章,魯迅便說:“每月要擠出兩本幽默來,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甚至林語堂在飯桌上用英文幽默了一回,魯迅便罵道:“你讀過幾本洋書算什么東西!”

兩個人吵來吵去,终于在生死的邊際和解了。魯迅去世時,林語堂寫下一篇《悼魯迅》:

我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

冰凌敬仰魯迅與林語堂的人品與文品,氣度與胸襟,學識與風範,閱歷與才情,同樣欣賞二人的幽默人生。冰凌幽默文學的啓蒙,即源于魯迅和林語堂這兩位文學巨匠。

天地有陰陽,月為陰,日為陽。魯迅和林語堂也是幽默的陰陽先生,又是日月之神——魯迅是日神,林語堂是月神。如此二人相斥又相吸,相分又相合,原本就是一場兩個大文豪的幽默情景劇。

在心性上,在文字上,我似乎覺得,冰凌貼魯迅更近一些。冰凌的幽默,有溫度,有力度,有激情,有刀鋒,你看他寫《“名酒”》《供品》《咖啡》《馬林蘇》,還有《同室男女》《旅美生活》……他寫了上百篇幽默諷刺小說,一生都是在發揚魯迅的傳統。

只是,冰凌九歲以後便生活在福州,水土飲食方面更近于閩南人林語堂。不過,冰凌近年來又客居杭城,離魯迅的會稽城也不遠,“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南朝·劉義慶)。

2021年,我曾陪伴冰凌訪過林語堂在福建平和的故居。在老屋昏暗的光線下,我看到冰凌的表情靜默了,時間也凝固了,竟如一幅三十年代出版的凱綏·珂勒惠支的版畫。此刻,他已進入了林語堂的那個時代,也許,冰凌,本來就在林語堂的共享空間里。

忽而,我想起了屈原的《九章·懷沙》:“陶兮沓沓,孔靜幽默”。這句詩本是中文“幽默”一詞的最早出處,大意是岑僻之境,光色邈遠,思與神合,幽然靜默。眼前靜默的冰凌,又似是二千三百年前幽然靜默的屈子。

當我回轉過身,卻看到,在林語堂故居的不遠處,也長着一棵靜默的無花果,紫陌香塵,空寂幽玄,梳風洗雨,含笑盈枝。然而,那棵無花果又好像生長在歷史的深處,陶兮沓沓,孔靜幽默。



1998年,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舉行的中國作家協會和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聯合向哈佛大學捐贈中國作家簽名著作儀式上,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會長冰凌介紹贈書情況。左一為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邱紹芳先生。



1998年,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舉行的中國作家協會和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聯合向哈佛大學捐贈中國作家簽名著作儀式上,中國作家協會編譯中心主任向前女士向哈佛大學圖書館總館長南希女士贈送紀念品。



1998年,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舉行的中國作家協會和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聯合向哈佛大學捐贈中國作家簽名著作儀式上,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家代表團團長蔣子龍先生發表演講。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社長杜維明教授(右一)主持演講會。



1998年,在耶魯大學圖書館舉行的中國作家協會和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聯合向耶魯大學捐贈中國作家簽名著作儀式上,中國作家代表團、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成員與耶魯大學執行校長、總圖書館長以及學者教授合影。左四為中國駐紐約副總領事唐先生。



1998年,在耶魯大學圖書館舉行的中國作家協會和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聯合向耶魯大學捐贈中國作家簽名著作儀式上,中國作家代表團向耶魯大學贈送中國著名作家韓靜霆先生的國畫作品。



作者簡介

方鳴,編審、散文大家。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畢業。曾任職12年中國華僑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並兼任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館長。此前曾在人民出版社、人民日報社任職24年。出版有個人專著《裁書刀》《曾是洛陽花下客》,新近由故宮出版社出版《庚子讀畫記》和《秋之所望》,即將出版《今夕何夕》。

作者自述

幼承家學,傳繼文脈;文學少年,哲學青年;今以文字為生涯,惟以心靈為歸依。

清水浮院,不媚時人;風雨屏門,靜讀春秋;數點寒香本無迹,天開萬馬是吾師。

社長:冰凌

總編輯:欣聞

副總編輯:白玥 程挺松

本期責編:程挺松 白玥

